

世界优秀 通讯选



解力夫 主编



世界优秀通讯选

解力夫 主编

上

新 华 出 版 社

出版前言

应广大读者要求，我们编选了这部《世界优秀通讯选》。

本书主要选辑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些著名记者、作家的优秀通讯作品。其中包括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高尔基的《黄色恶魔的城市》，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波列伏伊的《我们是苏维埃人》，以及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著名记者纵述世界风云的作品。

通讯是时代的镜子，是时代的号角，同时也是一种最富有生命力的新闻表现形式。它运用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现手法，生动地反映世界风云的变化。从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历史的回声，看到当代历史的真实写照，受到深刻的启迪；而且还可以学习、借鉴一些新闻大师们深刻有力、生动逼真的写作技巧。

二十世纪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世纪，人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世界的崛起，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都成了新闻记者们大书特书的主题。此外，我们也选了一些少量的有关世界风光的旅游通讯。选集共收入作品120篇，约计67万字，分上、下册出版。

在编选过程中，曾征求了一些著名新闻工作者和国际报告文学专家、学者的意见。他们有的热情推荐篇目，有的提出宝贵意见。在此特致谢意。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资料不全，本选集难免有不足和失当之处，恳切期望读者批评指正。

《世界优秀通讯选》由解力夫主编；参加选编工作的还有赵恩碧、陶秀文、曹雪玲、王连娣等同志。

新华出版社

1988年1月于北京

目 录

黄色恶魔的城市·····	[苏]高尔基(1)
参观纽约监狱·····	[英]狄更斯(15)
“群氓”·····	[苏]高尔基(20)
用砒酸布丁毒杀土人·····	[美]马克·吐温(31)
道德教士·····	[苏]高尔基(38)
“旧金山毁灭了”·····	[美]杰克·伦敦(52)
我的第一次飞行·····	[美]赫·威尔斯(59)
战争的东大门·····	[美]约翰·里德(65)
幽壑尸骨·····	[美]约翰·里德(69)
俄国沙皇·····	[苏]高尔基(74)
光荣的日子已经来临·····	[法]多罗西·坎菲尔德(89)
震撼世界的十天·····	[美]约翰·里德(95)
列宁格勒之春·····	[捷]伏契克(110)
列宁·····	[苏]高尔基(115)
记鲁迅·····	[美]史沫特莱(126)
马克·吐温恭迎波斯国王陛下·····	[美]马克·吐温(136)
坟墓之行·····	[美]威廉·米勒(146)
夭折的革命·····	[美]斯特朗(150)

告别汉口	[美] 斯特朗 (154)
她为中国民众而战	[美] 埃德加·斯诺 (159)
月光下的行军	[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170)
兵不厌诈	[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183)
歃血结盟	[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191)
大演说家丘吉尔	[英] 路易斯·艾伯 (197)
莱比锡法庭上的季米特洛夫	[保] 卡门·卡尔切夫 (203)
冲破封锁	[美] 埃德加·斯诺 (216)
会见毛泽东	[美] 埃德加·斯诺 (221)
初访周恩来	[美] 埃德加·斯诺 (227)
朱德将军忆童年	[美] 史沫特莱 (230)
会见罗斯福总统	[美] 埃德加·斯诺 (242)
南京的劫难	[美] 斯蒂尔 (249)
崩溃后的法兰西	[法] 康纳德·旺夫 (253)
巴黎的陷落	[苏] 爱伦堡 (259)
甘地和尼赫鲁	[美] 埃德加·斯诺 (266)
战时莫斯科景象	西勒斯·萨特博格 (270)
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	[苏] 爱伦堡 (275)
我们是苏维埃人	[苏] 波列伏伊 (278)
“我要你生活下去！”	[苏] 爱伦堡 (298)
水面下的桥梁	[苏] 西蒙诺夫 (301)
艰苦的步兵	[美] 欧尼·派尔 (308)
新生命的降生	[苏] 吉洪诺夫 (317)
玛丽雅	[苏] 波列伏伊 (321)
列宁格勒的解围	[苏] 爱伦堡 (331)
漫谈斯大林格勒之战	[苏] 爱伦堡 (334)

在伏尔加河岸上	[苏]波列伏伊(338)
绞刑架下的报告	[捷]伏契克(346)
塞拉西皇帝	[意]法拉奇(355)
诺曼底登陆纪实	[英]伦纳德·莫斯利(375)
盟军攻欧目击记	[英]路透社记者(381)
直捣柏林	[苏]波列伏伊(384)
易北河会师	[苏]波列伏伊(391)
墨索里尼悬尸米兰街头	[美]米尔顿·布莱克尔(398)
比尔基纳乌的黑雪	[苏]波列伏伊(401)
达豪的魔鬼	[苏]波列伏伊(405)
鳄鱼落泪	[苏]波列伏伊(412)
“夜与雾”	[苏]波列伏伊(418)
纳粹战犯伏法记	美国记者(425)
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日本纪实	[美]罗伯特·科普利(435)
原子弹轰炸下的广岛	[美]霍默·比加特(443)
长崎投弹记	[美]威廉·劳伦斯(448)
日本投降	[美]威廉·克莱格(455)
悼念罗斯福总统	[英]温斯顿·丘吉尔(460)
甘地之死	[美]埃德加·斯诺(465)

黄色恶魔的城市

〔苏〕高尔基

海上和陆地烟雾弥漫，细雨霏霏，缓慢地落在城市的晦暗的建筑物上，落在下锚的海的浑浊的水里。

移民们聚集在轮船的舷边，用希望和疑惧、恐怖和喜悦的好奇的眼光默默地瞧着周围的一切。

“这是谁？”一个波兰姑娘惊奇地指着自由女神像，低声地问。有人回答说：

“美国女神……”

巨型女铜像从头到脚盖满了绿锈。冷冰冰的脸盲目地透过浓雾凝视着苍茫的海洋，这座铜像好象正期待着太阳给她那死气沉沉的眼睛添上光彩。自由女神的脚下地方很小，她好象是从海洋中升起来的，她的底座好象是结成冰的波浪。她的手臂高举在海洋和船桅之上，给她的姿态增添了骄傲的庄严和美丽。紧握在手中的火炬，似乎燃烧了起来，驱散了灰色的烟雾，慷慨地让周围的一切浸浴在热烈的、喜悦的光辉里。

在她矗立的小小狭长的土地周围，钢铁的巨轮象太古的怪物一样，在海上疾驰，小汽艇宛如饥饿的猛兽来往穿梭。汽笛类似神话中的巨人的声音在吼叫着，笛子愤怒地鸣叫着，锚链咣咣咣地响着，海浪猛烈地冲击着海岸。

周围的一切疾驰着，匆忙地、紧张地震动着。轮船的螺旋桨和轮翼桨急促地拍打着海水，——海水蒙上一层黄色泡沫，起着涟漪。

一切——铁、石、水、木——看来都在极力抗拒着那没有阳光，没有歌唱和没有幸福、囿于沉重劳动的生活。一切都在呻吟，咆哮，咬牙切齿，然而服从于一个仇视人类的神秘力量的意志。在被铁所掘开和分裂，被石油的油垢斑点所玷污，被木屑和刨花、稻草和食物渣滓所充塞的海水的胸腔里，到处有一种眼所看不见的冷酷和邪恶的力量在起作用。它严峻地和单调地推动着这架非常巨大的机器，在它里面，大船和船坞只是极微小的部分，而人是一枚微小的螺丝钉，是在肮脏的杂乱的钢铁和木头中，在轮船、船坞和装运车辆的驳船的混乱中所看不见的一点。

在震耳欲聋的喧声中，被这个无生气的声响所激怒的一个两腿动物，全身都是煤污和油泥，双手插在裤袋里，奇怪地瞅着我。他的脸上有着一层厚厚的肮脏的油泥，在脸上闪耀的不是活人的眼睛，而是白色的牙齿。

轮船在一群行驶着的轮船中缓慢地前进。移民们的脸变得异样地灰白、迟钝，每人的眼象绵羊似的呆板。人们站在船边，默默地向着雾发呆。

在迷雾里，一种不可思议的、巨大的充满哄哄的嘈杂声的东西诞生了、成长了。它向人们发出浓重而强烈的气息。在这个喧嚣声里，可以听见一种可怕的、贪婪的调子。

这是城市，这是纽约。岸上矗立着二十层的大厦，沉默和晦暗的“摩天楼”。正方形、缺乏美的意愿、笨拙、沉重的建筑物阴森森地、寂寞地无聊耸立着。每一座房屋都使人感到它以自己的

高度和畸形而傲慢地自豪。窗口没有花，也看不见孩子……

从远处看，城市好象一个大顎，排列着高低不平的黑牙齿。它把浓烟喷到天空去，又象一个苦于肥胖的饕餮者那样地喘着气。

进入这个城市，象进入以石和铁造成的一个胃部，一个吞下几百万人民而正在咀嚼着、消化着他们的胃部。

街道是一条一条滑溜的贪婪的喉咙；在喉咙的深处，浮游着城市的一块块黑色的食物——活的人们。头上、脚底、旁边，到处是钢铁的铿锵声，它为着自己的胜利而欢腾。被黄金的力量所唤醒、所鼓舞的钢铁，在人的四周撒下了网，把人包围起来，绞杀他，吮吸他的血液和脑髓，吞噬他的筋肉和神经，它成长着，倚靠着沉默的石头，把自己枷锁的链环更广泛地撒开去。

火车头拖着车箱，象一条大蠕虫在蠕动，汽车的喇叭象肥鸭似的呱呱叫，电力阴沉地哀鸣，——郁闷的空气充满着千百种嘈杂声，如同海绵充塞着水分一样。它覆盖着这座被工厂的黑烟所污染的肮脏的城市，一动也不动地停挂在煤烟笼罩着的高墙中间。

广场和小公园里，树叶布满着尘土、死气沉沉地垂挂在枝头上，在那里，晦暗的钢铸的纪念碑矗立着。塑像的脸覆着一层厚土，他们那曾经燃烧过对祖国热爱的眼睛，蒙上了城市的尘埃。这些铜像在无数的高楼大厦中间是死气沉沉、孤零零的，它们在高楼的黑影中显得矮小，他们在周围疯狂的混乱中迷失了路途，停止下来，他们的半失明的眼睛，忧郁地、痛心地瞧着自己脚下的人们急匆匆的奔波。渺小黑色的人们忙乱地在纪念碑前走过，谁也不向英雄的脸看一眼。资本的鱼龙已经把自由的创造者的意

义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了。

铜像好象都怀着同一沉重的思想：“难道这 是我曾经 要创造的生活吗？”

狂热的生活，象炉上的汤，在周围沸腾；渺小的人们，恰如肉汤里的谷粒，恰如大海里的木屑，奔忙、旋转，消失在这沸腾的旋涡里。城市咆哮着，用贪婪的嘴巴把他们一个个的吞下去。

一些英雄们垂着手，另一些把手高高的举起，警告说：

“停止吧！这不是生活，这是疯狂……”

他们在街道生活的混乱中，全都是多余的；在贪婪的粗野的咆哮里，在石头、玻璃和钢铁所造成的忧郁的幻想的紧密的束缚中全都是不适当的。

在一天夜里，他们忽然会离开底座，拖着受凌辱者的沉重脚步沿街走过，怀着孤独的哀愁离开这座城市，走到月亮照耀、有着清新空气和宁静的原野去。当一个人为自己祖国的幸福操劳了整整一生的时候，他死后应该得到宁静。

人们在人行道上，向四面八方匆忙地奔走。石墙的深孔把他们吸收进去。钢铁的凯旋般的啍啍声，电力的大声怒吼，新金属网、新石墙的建筑工地的轰响，——这一切淹没了人们的声音，就象海洋的风暴淹没了鸟儿的叫声。

人们的脸上显得安定而宁静，他们谁也没有感到做生活的奴隶、做城市怪物的食粮是不幸。在可悲的自负里，他们自己是命运的主人。他们眼里有时闪烁着自主的意识，然而显然他们并不明白，这只是木匠手中的斧头的自主，铁匠手中的铁锤的自主，那个看不见的泥瓦匠手中的砖瓦的自主，这个泥瓦匠狡猾地

微笑着，替所有人们建造一座巨大而又狭窄的监狱。有许多精力饱满的脸孔，然而在每一张脸孔上，你首先看见牙齿。内心的自由、精神的自由，都没有闪烁在人们眼里。这种没有自由的精力，却象一把还没有钝的刀子的冷光。这是黄色魔鬼——黄金——手中的盲目工具的自由。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畸形荒谬的城市，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人会是这样的微不足道、这样的受奴役。而同时，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见过他们这样又悲又喜的自满，象他们在饕餮者的这个贪婪而肮脏的胃部里一样，这个饕餮者由于贪婪而陷于愚蠢，带着牲口似的狂叫，他狼吞虎咽吃着脑髓和神经……

讲到这些人，是可怕的、痛苦的。

在狭窄街道的房屋墙壁中间、在防火出口和梯子的栅栏单调地连接着的三层楼的高空，“高架铁路”火车，带着尖锐、轰隆轰隆的声音，在轨道上疾驰而过。窗门是敞开的，差不多每个窗口都有人影。一些人正在工作、缝纫或算账，把头俯在写字台上，另一些人单单靠窗坐着，倚在窗台，瞧着火车每分钟在自己眼前疾驰而过。老人、青年和孩子——大家都同样地一声不响，单调地泰然自若。他们惯于这种无目的的憧憬，他们惯于认为这种憧憬就是目的。在他们眼里，没有对钢铁统治的愤怒，没有对它的凯旋的憎恨。火车的疾驰震动着房屋的墙壁，——女人的乳房，男人的脑袋都颤动着；横卧在安全出口处的儿童的身体也颤动起来，他们已惯于把这种可厌的生活认为是当然的、不可避免的。在常常受震动的脑子里，思想要编织自己勇敢的美丽的花边，一定是不可能的，要产生有生气的、大胆的幻想，也是不可能的。

一个穿着肮脏短上衣、胸前敞开的老妇人的黑脸一晃而过了。给火车开道的受折磨的、中毒的气流，可怕地冲击着窗门，——老妇人的灰白头发飘动起来，宛如灰色鸟的翅膀。她闭上暗淡呆滞的眼睛。她消失了。

在阴暗的内室里，隐约显露出堆满褴褛衣衫的铁床架，桌子上的肮脏器皿和剩羹残肴。人们渴望看见窗口上的花，渴望找到一个手中捧着书的人。墙壁象溶解了似的溜过眼帘，它们象混浊的潮水迎面扑来，沉默的人群痛苦地在迅速的湍流中移动。

一个秃头在满是灰尘的窗玻璃后面晦暗地闪了一下。它在一张工作台上摇晃着。一个红头发的瘦弱的少女坐在窗前，编织着长袜子，她那黑眼睛计算着针数。气流把她推向房间里去，她没有抬起眼睛，也没有整理被风吹开的衣裙。两个五岁左右的小孩在露台上正在用积木搭房子。房子因震动而倒塌了。孩子们用小手抓着细薄的积木，以免它们从露台栅栏的缝隙中掉到街上去，——她们也不瞧瞧什么原因打搅她们。还有更多的脸孔，一个跟着一个，在窗口里闪露着，正象一个整体的碎片，——一个巨大的什么东西，但是已轧成微小的尘末，碾成砂砾。

被火车疯狂的疾驰所冲击的空气，吹动了人们的衣服和头发。它用温暖的、闷热的波浪冲击着他们的脸孔，把千百种声音冲动、推进他们的耳朵里，把微小和刺鼻的灰尘丢入他们的眼睛，使他们失明，用拉长的不间断的啸声把他们的耳朵震得发聋……

对于一个会思索，在自己头脑里会创造幻想、图画、形象，会产生欲望，会发愁、希望、否认和期待的活人，——对于一个活人，这种粗野的呼号、尖叫声、吼声，这石墙的震颤，窗玻璃的怯懦的战栗，——这一切是会打搅他的。他愤怒了，会从屋里

跑出来，把这个可恶的东西——“高架铁路”拆毁、破坏掉；他要使钢铁的傲慢的尖叫声沉静下来，他是生活的主人，生活是为了他的，阻碍他生活的一切，都应该被消灭掉。

在黄色恶魔城的屋子里的人们，却安静地忍受着一切杀害人的东西。

下面，在“高架铁路”的铁网底下，在马路的灰尘和泥泞里，一群孩子静静地在玩闹，——静静地，虽然他们象全世界的孩子一样笑着，叫着，但是他们的声音却淹没在他们头上的隆隆声里，宛如雨点沉没在大海里。他们好象是花，被一只粗手把它们从房子的窗口扔到街上的泥泞里。他们用城市的油污的分泌物来滋养身体，他们脸色苍白，发黄，他们的血液中了毒，神经受到生锈的金属的可恶的尖锐声音和被奴役的闪电的哀鸣的刺激。

“难道这些孩子会长大成为健康、勇敢、可以自豪的人们吗？”人们这样自问道。咬牙切齿声、哈哈大笑声、恶毒的尖叫声从四面八方回答他。

车辆疾驰过纽约东区，贫民区，城市的污水坑。这里街道的深沟引导着人们到城市的中心去；可以想象到，在那里设立了一个硕大无朋的无底洞，——一个大锅或一个平锅，——所有这些人都汇聚到那里去，并在那里被煮成黄金。孩子们成群地聚集在街道的沟渠。

我见过很多穷人，我很熟悉他们发青的、贫血的、削瘦的脸。我到处看见他们那些饿得呆笨和冒出贪婪的光芒，狡猾和复仇或逢迎的恭顺的眼睛，而且总是非人的眼睛，然而纽约东区穷人的惨状，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更凄惨。

在这些象面粉袋一样挤满着人的街道上，孩子们在人行道上

的垃圾桶里贪婪地寻找腐烂的蔬菜，把它们连同霉菌一起，就在这尘土飞扬和闷热中当场吃掉。

当他们找到一块发了霉的面包皮的时候，在他们当中就引起了疯狂的仇视；他们满怀着要吃掉它的欲望，象小狗一样打起架来。他们成群结队的聚集在马路上，正象贪食的鸽子一样；夜里一点钟，两点钟，甚至更晚些，他们还在垃圾堆里乱刨，这些贫穷的可怜的小小的生物，对于黄色魔鬼有钱的奴隶的贪婪来说，这是一种尖锐的谴责。

在肮脏的街道的角落里，放着一些炉子或火盆，里面正煮着什么东西；细烟筒中冒出了蒸气，发出啾啾的尖声。尖细的、刺耳的啾啾声压倒了街头上一切的喧闹声。这啾啾声象一根刺眼的白色的寒冷的细线，无限地拉长着，它缠绕着喉咙，使头脑里的思想混乱，使人狂怒，要把人赶到什么地方去，一刻也不肯安静，在污染空气的腐臭中颤抖，带着嘲笑地颤抖，恶毒地把它渗透到肮脏的生活中去。

肮脏是一种力量。它浸透到一切事物中：房屋的墙壁，窗门的玻璃，人们的衣服，他们身上的毛孔，他们的脑髓，欲望，思想……

在这些街道上，门口的黑洞，就象是砖墙上面的烂疮。当你朝里看，看见堆满废物的肮脏的楼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里面的一切好象都是腐烂的，长了脓的，象死尸的肚子一样，而人们好象是蠕虫……

一个高身材、眼睛又大又黑的女人站在门口；她手里抱着婴孩，上衣敞开，青黑色的乳房干瘪地下垂着，象一支长袋子。婴孩哭叫着，用手指乱抓着母亲的萎缩的、饥饿的身体，他的脸紧挨着母亲，吧嗒嘴唇，沉默了片刻之后，又用尽气力放声大哭，

手打脚踢着母亲的乳房。而母亲象石头似的站着；她的眼睛是圆
圆的，好象猫头鹰的眼睛，凝视前面的一个地点。你会觉得，这
个凝视除了看见面包外，什么也看不见。她双唇紧闭，呼吸急
促，当她的鼻孔吸入街道的强烈的、污浊的空气时，它歛动着；
这个女人在回忆昨天她所吃过的食物，幻想她也许哪一天会吃到
一口饭。婴孩尖声啼哭，他那黄色的小身体痉挛地抽搐着，
——她听不见他的尖声啼哭，感觉不到他的踢打……

一个瘦长个子老头儿，一副凶脸，头发斑白的头上没戴帽
子，发炎的眼睛的红眼睑微微眯缝起来，搔着煤屑，细心地在垃
圾堆里乱刨。有人走近他时，他就象狼一样，拙笨地转过身，叽
叽咕咕着些什么。

一个苍白而清瘦的青年靠在街灯的柱子旁，用灰色的眼睛瞧
着街道，不时地摇摆着卷发的脑袋。他双手插在裤袋里，手指在
痉挛地颤动着……

就在这些街道上，人是受到注意的，他的愤恨、激怒和怨恨
的声音是听得见的。在这里，人有一副饥饿、激动、忧郁的脸
孔。人们感觉到什么，思索什么，都是看得出来的。他们挤在肮
脏的沟渠里，互相摩擦，正象浑水的急流中的垃圾一样；饥饿的
力量使他们晕头转向，鼓舞他们产生吃东西的强烈欲望。

在期待着食物，在幻想着饱食的快乐的同时，他们张口吸下
充满毒汁的空气，而在他们的灵魂的黑暗的深处，就产生出尖锐
的念头、狡猾的情感、犯罪的欲望。

他们好像是城市的肠胃的病菌；城市现在这样慷慨地用毒物
来供养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用同样的毒素来毒化它！

在路灯旁边的青年，不时地摇头，紧闭着饥饿的双唇。我觉
得，我明白他在想什么，他想要什么，——我觉得，他想要有一

双非常有力的巨手和背上生出一对翅膀。这样有一天，他会飞翔在城市上空，放下双手，象两条钢杆一样，把城市的一切捣成一大堆垃圾和灰烬，——把砖头和真珠、黄金和奴隶的肉、玻璃和百万富翁、泥土、白痴、寺院、中了脏土毒的树木，以及这些愚笨的、许多层的“摩天楼”，一切，整个城市，——捣成为一堆，混成为用泥土和人血做成的泥浆——混成为乱七八糟的脏东西。这种可怕的愿望，出在这位青年的头脑里，就象一个病人身上的溃疡一样，是很自然。什么地方有奴隶的工作，那里就不可能有自由创造的思想，那里就只能滋长破坏的念头，复仇的恶毒之花、野兽的狂暴的反抗。总之是很明白的——如果使一个人的灵魂变了畸形，人们就期望不到他的宽恕。

人有复仇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人们给与他的。

白昼在乌烟瘴气的天空渐渐消失。高楼大厦变得更阴暗和沉重了。在它们黑暗的深处，有些地方灯光闪烁着，正象怪兽的黄眼睛一样发亮，这些野兽必须整夜守卫着这些坟墓中的死的财富。

人们做完了一天的工作，——不去想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这些工作对他们是否需要，——就急速的跑回家去睡觉。人行道上满是黑压压的人流。所有的脑袋都一律地戴着圆帽子，所有的大脑——这可以从眼睛上看得出来——都已经静止了。工作做完，再也不思索什么了。他们只为老板着想，一点也不想到自己；如果有工作，那就有面包和廉价的生活享受，除此以外，黄色恶魔城市的人，什么也就不需要了。

人们走向自己的寝床，走向自己的女人，走向自己的男人。夜里，他们那汗臭的、流着汗的在闷热的房间里接吻，为的是替